

父與女

朱嘉雯

(佛光大學文學系教授)

林語堂過世後，林太乙女士曾說：有好好久，我都不能接受父親逝世的事實……。

作為中國近代最傑出的文學家第二代，林家次女對於父親最深的懷念，與其說是他身後留下的任何一篇佳構，毋寧說是在人生的道路上，爸爸帶給女兒所有新鮮的體認和心靈的饗宴：「父親一直在教導我們，向我們指出宇宙的奧妙，說我們活在充滿不可思議的美麗世界。」在夜晚的花園裡，林語堂帶著女兒探尋燈光下的蜘蛛網。「蜘蛛本能地會結網，在花園裡，它一點都不懶，爲了捕捉小飛蟲，它有黏性，又不容易爲小蟲看見。妳說妙不妙？」那晚，女兒小小頭腦裡牢牢記住的是，「美麗的蜘蛛網」。美，就是一樣東西在她應該在的地方，發揮了她的功能。林家在九江廬山避暑時，父女一起數著星，將宇宙間，人無法想像的故事，用最貼近孩童的語言，一一說盡。有時他們也在傾盆大雨的午後，赤足於急流中，放下摺紙船。一身溼透的父親，大聲問道：「好不好玩？」人們最初所認識的世界，無非源於父母親的詮釋。而林太乙心中永遠的父親形象，便是一個美麗新世界的啓動者。

「世界是屬於藝術家的」，林語堂如是說。藝術家包括了畫家、詩人、作家和音樂家……。透過他們的想像力，這個世界才有光、有色、有聲、有美。否則，這也不過只是個平凡爲求生存的塵世。林語堂確實是一位生活家，他所認識的藝術，含有一份人文之美，他告訴我們，生命中最緊要的相互關係是，男人、女人與小孩。這三者間互動所產生的智

力，就是生命的哲學。他的夫妻情好，是在烹茶煮酒、人情往來之間圓成。在他眼中，女人比男人具有更深的生物性感覺，也對於整體的生存具有支配力和中心解釋的特質。於是，他樂於作一枚輕氣球，在無窮的學問之旅上，攀登蘇格拉底的高峰，潛入老莊孔孟的大海，在古教堂、舊式家具，以及版子很老的字典裡發掘探險的奧秘。而拉住這枚輕氣球的，正是將廈門肉鬆和米粉烘炒得香噴噴的廖翠鳳。當林語堂說，豬腳好吃，但是會黏住嘴唇的時候。他不僅從學問的探索之旅回到了餐桌，同時也從空心的智力上的喜悅，回到了實在的體恤百物的悲憫。林太乙形容自己的父親是「廖翠鳳迷」，「母親燒飯的時候，有時他站在旁邊觀賞。」他說：「大家都要聽媽媽的話。」當然媽媽要他離開廚房的時候，他也就乖乖走開了。女兒同時也描繪了自己的母親：「嫁給父親好像騎上了旋轉木馬，起伏不停，四周有音樂，有笑聲，她也漸漸變得和他一樣，覺得生命是神奇的。」林語堂認爲：「不論哪一種文明，它的最後測試即是它能產生何種形式的夫妻父母。」原來藝術的價值，不是爲了誇耀才情，而在成全世間無數的夫妻父母。愛情因而不再孤絕於你我相對之間，也不僅是一瞬間爆發的火花。於「布衣菜飯，可樂終生」的信念裡，展開相稱而理想的搭檔生活，是父親給女兒的另一堂課。

當年林太乙懷胎女兒妞妞的一個午後，父女又來到花園裡曬太陽。這時園裡有棕櫚、九重葛、紫玫瑰和杜鵑，蜜蜂嗡嗡地嘻鬧著。想

日新 第二期 (2004.1)

到父親年事已高，女兒突然擔心人死後不再有生命。語堂卻堅定地說：「你看這花園裡處處有生命，大自然是大量生產的。有生必有死。那是自然的循環。」腹中胎兒正在形成，那說明時間無法停止。林家父女認為，生命有童年、壯年、老年，如同一天裡的清晨、中午和黃昏。不能說哪一個時段是好的，只能說在各別時節裡，都有美好的事物。林語堂只願兒孫都按照生命的時序來生活：「只有狂妄自大的

人，或無可理喻的理想家才會究詰我們可以度過和詩一樣美麗的一生。」

如今林太乙也走了。綿延兩代的文學世家，如流星閃逝。我們無須感到淒涼，因為他們早已說過：「我們知道終必一死，像燭光一樣熄滅。這是非常好的事，這使我們冷靜，而又有點憂鬱。不少人並因之使生命富於詩意，但最重要的是：我們雖然知道生命有限，仍能決心明智地，誠實地生活。」■

拾參、心靈分享

